

起看星斗正阑干

■刘金祥

敏,不幸被俘入狱。鲁迅面对“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殒”的白色恐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魄和担当,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元老胡适民等人,秘密保存和辗转传送方志敏在监狱里写给中央的报告、信函和诗词的手稿,《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诸多战斗文献,就是鲁迅在艰险形势中,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手并通过我党地下组织完整安全地转给党中央。

鲁迅作为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可以说,鲁迅的脉搏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同频共振的。他于万分焦急中期盼听到红军长征的胜利捷报,以“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的“牺牲精神”,全力救助我党高级干部和苏区红军战士,成为革命队伍中“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引文均见毛泽东同志《论鲁迅》一文)。

“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鲁迅始终驰念和牵挂红军长征。1935年12月的一天,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前来探望鲁迅,告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重病缠身的鲁迅极为兴奋,敏感地意识到红军长征改变中国历史的特殊意义,第二天便将此消息分享给到访的著名作家茅盾,并且提议以二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一份贺信。鲁迅委托史沫特莱以电报形式,将贺信转发给陕北的中共中央,内容如下:“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人民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虽然当时上海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但鲁迅对红军长征胜利洞察到全民族抗战即将来临,预感到中国的茫茫黑夜正迎来曙光,挥笔写下七言律诗《亥年残秋

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闹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感情深挚、意境宏远的言志律诗,深切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景仰和对红军指战员的敬重,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与信心。

事实上,鲁迅一直对红军报以由衷的关切。1932年,陈赓因在战斗中腿部负伤来到上海就医,鲁迅通过冯雪峰等人两次与陈赓见面,请陈赓讲述苏区反“围剿”作战、苏区人民支援红军等情况,还特别请陈赓绘制一张鄂豫皖军事斗争形势草图。鲁迅萌生了尽快创作一部状绘红军的中篇小说的想法。遗憾的是,由于受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鲁迅最终并未完成这一心愿。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写道:“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

尽管鲁迅未能实现这一夙愿,但他和茅盾联名发给中共中央的贺信有力地昭示了其耿耿心志和殷殷期盼。这份言辞恳切、纸短意深的长征贺信,也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关注、互相期许的重要历史见证。收到贺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格外欣喜。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发去内部电报,郑重地谈到鲁迅、茅盾等人的贺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1936年7月6日,周恩来、张闻天致信已离开陕北到上海从事统战工作的冯雪峰:“即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沈犹龙,即茅盾)好吗?念甚。”“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此

圆 梦

■李 培

了看四周的营房,“在部队干了16年,青春都奉献在这里。以前总盼着能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这天真的要来了,却又舍不得这里。”

“你可是炊事大拿,回到地方一样能大展拳脚。”王立祯拍了拍陈增辉,“不过,这烟筒再抽了,好不容易才戒的。”

“指导员,我跟你解释一下,你别笑话我。我戒烟是有段时间了,但现在每天会抽上一支。你看,这是本地烟,回到老家以后买不到。其实,我品的不是烟,是自己的军旅青春。”

听了陈增辉的话,王立祯忽然有些感慨。来基层任职前,王立祯是机关负责兵员的干事。经他的手,办理了一批又一批战士的退役手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认为这是部队新老交替必然的程序。今年,他担任基层主官,当身边一起战斗的战友要离队,对他内心的冲击格外强烈。饮食保障中队是王立祯带的第一支分队,陈增辉是这支队伍里资历最老、最卖力的兵。

“老陈,在部队还有什么心愿?只要不违反规定,我一定全力帮你完成。”

“没啥了,该得的荣誉都得到了,天南地北的战友也认识了一大帮。唯一就是……就是……”

“老陈,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快说!”

“从下连到现在都没与潜艇合张影,

心里总觉得有遗憾。”陈增辉顿了顿,“在军港保障了16年,从来没上过艇。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在海军,是潜艇部队的炊事兵,每次回家探亲,都会问我出海是啥感觉,水下世界是啥样……可我真不知道。”

“我就只能以‘部队有纪律,不让说’来搪塞。可人家又说,你是负责伙食的,讲讲在潜艇上怎么做饭、怎样就餐总可以吧。我没在艇上待过,也不知道是啥样子,还是以‘不能说’打发人家。”

“最惭愧的是当闺女问我在潜艇上晕不晕、潜艇能开多快,我都回答不上来。闺女老嚷着看我和潜艇的合影,照片我也拿不出。指导员,你也知道咱有规定,不能随便拍摄装备照片。没出过海、没留下照片当念想,算是我的遗憾吧。”

陈增辉的话,句句刻在王立祯的心头。他知道,陈增辉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也是实际情况。潜艇部队常说,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正是无数幕后英雄的默默付出,才有深蓝巨鲸出其不意、来去无踪的制胜潜行。

“老陈,你的情况我向机关反映反映……”

没等王立祯说完,陈增辉就打断了他的话:“指导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规定我都明白,别说跟着出海了,上艇参观都不可能,咱别给部队添麻烦了。”

皑皑大雪山

■胡世宗

走着走着 脚下一滑
倒在了战友面前
他骤然间停止呼吸
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走到了终点
战友们艰难地围拢来
默默地为他送行
他紧紧地 紧紧地闭上双眼
走过他身旁的红军队伍
每个人都手捧一把洁白的哀思
轻轻洒到战友灵前
顷刻间 一座雪的坟墓
便耸立在冰峰雪岭之间
呼啸的北风
是哀乐在飘散

起伏的山脊
是巨大的挽联

战友们向前 向前

看到另一个雪堆

这是另一个红军战士的坟墓

不同的是

有一只手臂 伸到了雪堆外面

手臂尽头是一只紧握的拳头

路过这儿的战友

把他的手掰开

里面攥的是一块银圆

还有一个党证

证上写着姓名 刘如海

入党时间一九三三年

一瓣心香

我极怕冷,过了寒露,军大衣就成了“标配”。因为一场预报中的寒流,沂蒙之旅犹豫再三才成行。

意想不到的沂蒙的阳光,在清晨的微寒中就昂扬抬头。光影折射下色块堆积的沂蒙,“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便不只是诗人的吟诵,而是大地的图景。溯流而上,我们去沂河的上游,扑进沂蒙大地。安插设在崮原之上的一处果园,远看像开成一大朵红花的是苹果,着橘红暖调的是柿子,空气中洋溢着暖洋洋的蜜意。田间阡陌中,整齐的油绿葱郁炫人眼目。朋友说,那就是著名的山东生姜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生姜生长的样子,眼前有两三尺高的青苗昂并着肩,可以想见地下根连着根的壮观。

“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咬好风光……”我在心里哼唱着,车子下了公路,拐进一片村子,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村屋舍涂刷着白生生的外立面,也像生姜苗一样,齐整整的。几位靠在墙角抽旱烟袋的老汉,憨笑着给我们指路——这里是沂南县马牧池村,新村是刚看过的两层小楼区域,老村修葺后成为沂蒙红嫂纪念馆。

主馆是在沂蒙红嫂明德英家的旧房子里改建的。院子里仿建了一座过去沂蒙山区贫苦人家惯常住住的团瓢,据说比明德英家从前为村里看坟时居住的要好很多。抗日战争时期,明德英先后救治了两位被日本鬼子追捕的八路军小战士,在那四处漏天的团瓢里用自己的奶水给奄奄一息的生命输入营养。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凄寒困苦中心里揣着光明呀!

站在那儿,我的眼睛被牵引着望向团瓢内每一个在昏暗中争相沐浴从屋顶缝隙间透进的丝丝缕缕阳光的角度,嘴巴里突然泛起一种记忆中熟悉的味道,淡淡的,甜甜的——那是妈妈乳汁的味道!

我是个晚生子,从小体弱多病,父母便舍不得给我断母乳。3岁那年,口腔意外受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吃饭,只能吃母亲的乳汁,我便比别的孩子有更深刻的记忆。等到自己也当妈了,在那熟悉的味道中,我常怀抱着娇嫩的宝宝,出神地盯着衰老的母亲看。我是正月里生的女儿,母亲在年前的冬月摔伤了一只手臂,吊着石膏做各种好吃的给我补养,念叨着:“妈妈的奶水是血变的啊,得加强营养呢。”劳作中的母亲手臂枯瘦干瘪,苍白得有些透明,我看到上面浅青的血管。

母乳那甜腥的味道让我的身体不自觉地战栗。似乎在那一刻,站在纪念馆团瓢前的我才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脚下是沂蒙大地啊。

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吧,为了孩子,为了心中的深情,她们最能舍弃的就是自己。我的母亲是一名老兵,为了抢救伤员多次输血。从我有记忆起,她的身体就非常弱。现在想到自己比其他孩子多吃了好几年母亲的奶水,我心有不忍,也有更多的眷恋。母亲不到半岁就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幸得有情有义的亲人们照顾长大,她的爷爷还卖房子、卖地,当长工供她读到高小毕业。解放战争时期,投身革命

“能被允许合张影,就够我美一辈子了!”陈增辉高兴得像个得了奖状的孩子,跟炊事班战友交代后,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把自己拾掇一番。

“陈班长,请看镜头……3.2.1!”

“茄子!”

相机将陈增辉和潜艇定格在一起。照片里,潜艇威武庄严,陈增辉笑得酣畅香甜。这笑容里,有激情、有骄傲、有无悔,还有对部队、对国防事业深深的爱。

离队那天,陈增辉没掉眼泪。他说,不管走到哪儿,只要看到这张合影,就觉得自己永远和军营连在一起……

中共正式党员
这银圆就是他最后的党费
他只希望党和红军
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险
走向胜利的明天

五十八岁的徐特立
背风靠着堆雪的山岩
空气稀薄 他大口地喘
但他胸有一团火 支撑他把雪山翻
他说自己是走在生死刀刃上
往前多走一步 就能多走出一片天
他的话
是全体红军将士
不屈的信念
人类的生存 经历了多少磨难
还有什么艰险
能把人类前进的步伐阻拦
面对一切困难
人啊
都不能服输
都不能服软

妈妈的乳汁

■陶 凯

是母亲的自主选择,因为她听到、看到、了解到、感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向着光明与美好的,能带她到一个全新的天地、全新的世界开创全新的美好生活。沂蒙红嫂大多不识字,但我知道她们的心里是亮堂的。她们一定是看到了希望、感到了温暖、得到了启迪,然后才会拿出行动甚至豁出命去支持能带给她们带来美好未来的那个政党、那支队伍!

马牧池村一个院落里有一块形似中国地图的石头,上面刻着歌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就是支撑沂蒙红嫂以及我的母亲当年作出选择的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整个沂蒙山区几十年来涌现出几百位红嫂。那天,去看望新时期的新红嫂朱呈镛,不巧她前几天扭伤了脚。为了给一批刚刚退役的年轻人做报告,60多岁的她穿上鲜红的衣裳,精神饱满地走上讲台。我拉着她的手,扶她上楼下楼。她的手真是粗糙,像当年整日调剂药水的母亲的手。

我的母亲比明德英妈妈小18岁。母亲为新中国的成立浴血奋斗过,也享受了新中国瑰丽阳光的照耀,还留下了青春勃发的影像。明德英妈妈被定格在照片中时已是暮年,脸上满是岁月留下的沟沟褶褶,她的年轻和美丽已不在。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她的照片,不大的眼睛里有坚韧、平和的脸庞上有倔强。山东大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妈妈,就像沂蒙大地上明德英是红嫂的代名词,但红嫂绝不只是一个明德英。

晚上,风萧萧涌起,拍打着窗户,我把两床被子垒成一个暖暖的小窝儿,蜷缩在里面做了一个梦,好多好多老妈妈抱着我,她们的乳房鼓鼓的,我的脸贴在上面,嗅着甜腥的香,抬眼看去,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是明德英妈妈的模样,最后幻化成母亲最美的样子。我嘟巴着嘴,每一颗味蕾上都欢跳着妈妈乳汁的味道,那是淡淡的甜,加上血脉的溢味。那么多,那么多沂蒙红嫂站在那边,有的有名字,有的没名字,有的是照片,有的是画像,高低错落,将一道晨光洒下。有只暖暖的手拍拍在我肩头:来,跟妈妈喝奶了……



红色沃土(中国画)

卢德璋作

国防纪事

认真清理完操作间,仔细擦干净每一张餐桌,再检查一遍煤气阀门和水管路,劳累了一天的炊事员陈增辉终于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着窗明几净的饭堂,陈增辉满意地笑了笑,用手揉了揉脖子肩膀,起身走到门外。此时,橙色的暮光从不远处的群山上倾泻下来,漫过田野、流淌至海边,铺满整个军港。来部队这么多年,夕阳下的美景陈增辉始终没看够。

陈增辉从新兵下连就被分到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在技术总站的炊事班干了16年。作为明星炊事员,一提起自己负责的三尺灶台,陈增辉满是骄傲。从小陈变为老陈,他一直围着锅碗瓢盆转。在他看来,精湛的厨艺是一门艺术,能让战友们天天吃得健康、吃得舒坦更是一门学问。

对着渐渐落下的夕阳,陈增辉顺手点上一支烟。

“老陈,你不是戒烟了?怎么又抽上了!有啥心事?”指导员王立祯走到陈增辉旁边,靠着他就坐了下来。

“没……没啥心事,还有20多天就离开部队了,想再多瞅几眼。”陈增辉看

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夏天
红军突破芦山、宝兴两道防线
在挺进的路上
遇到第一座大雪山
此山名唤夹金山
远远看去 异常壮观
走到近前 那雪光映得睁不开眼
寒风刺骨 战士身上衣正单
根本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也要走
只有翻过雪山 才有希望可言

红军战士
一个跟着一个 向上艰苦登攀
偶尔有人摔倒
想站起来
那是相当困难
有人竟只因摔了一跤
从此在雪山长眠

有一个班长
扛了一箱子弹